

仁心書生

(下)

上官雲飛 著

7.58

99



28 明查暗访

萧剑萍吃了一惊，心中好生奇怪，敛声道：

“孟姑娘，你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早些上榻休息？”

孟佳云慢慢抬起那张迷人的媚脸，泪光盈盈的大眼睛无限幽怨地望着剑萍说道：

“我心里很不好受，是以就表露出来了。”

说此略顿，眨了眨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，立时滚下几滴盈盈粉泪，苦笑道：

“天色不早，我们安歇吧！”

萧剑萍关切地说道：

“你既然不舒服，我就陪你再坐一会儿吧！”

孟佳云从怀中取出一块方帕，立时有一股幽香四散开来，她擦了擦粉脸上的两道泪痕，轻叹一声，不无感触地幽幽说道：

“萧姑娘，你的命真好，竟有两个绝世的公子深深地爱恋你，而我……”

话未尽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萧剑萍脸一红，刚要启唇说话，孟佳云扫了剑萍一眼，叹息道：

“你是不是认为我很放荡，寡廉鲜耻？”

萧剑萍怔了怔，急急地表白道：

“孟姑娘，你何以如是说。我始终把你看成是机敏聪慧过人、肝胆侠义照人的奇女子。”

孟佳云摇了摇头，凄婉一笑，说道：

“你何必这么当面捧我。唉！我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，竟让我受这许多折磨。”

萧剑萍见她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，本想安慰她几句，可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好，思忖有顷，才试探性地启唇说道：

“江湖上不乏文武相貌全才之士，凭孟姑娘的品貌，一定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。”

略一停顿，又道：

“这总比你一个人浪迹江湖，云游四方，苦海无边，徒增烦恼要好得多。”

孟佳云心头似被猛敲一下，怔怔地望着萧剑萍，无限忧伤地说道：

“我何尝不知应如此，可是难呀，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江湖中的险恶莫测！”

说罢，神色一片黯然。

萧剑萍见状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

“孟姑娘，你可不要见怪，我是一心为你好，不当之处还要请你多多原谅。”

说此一顿，又道：

“夜已很深了，我们早些安歇吧，明天还得去找秋雨哥哥。”

孟佳云似是没有听到剑萍的话，顾自低头忖思着。俄顷，抬头向剑萍问道：

“你该如何处理与张啸尘的关系呢？”

萧剑萍闻言，娥眉微皱，无限忧伤地说道：

“‘白虎帮’的那个张啸尘张前辈你是知道的，他非常爱恋我，可我已有了秋雨哥哥，他知道这件事后，痛不欲生，要殉情自绝。

“小女子辜负了他的一片盛情，内心痛苦至极，是以答应他，待我报过父仇之后，立时就赶上长白山……”

孟佳云听到这里，芳心动了一动，忍不住插嘴说道：

“这样做，那你可真是太胡涂了，想不到你竟是这样的死心眼儿。”

说此倏然而止，表情复杂地望着剑萍。

萧剑萍呆了一呆，怔怔地望着她。

孟佳云抿嘴一笑，说道：

“我的话难听吧？”

萧剑萍摇了摇头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

孟佳云略一停顿，继续说道：

“我可不管你生不生气，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年已花甲的母亲？”

萧剑萍点了点头。

孟佳云又道：

“你虽然没有向我详细地说过和秋雨成亲的经过，但我可以猜得出，那一定是你娘亲和恩师的意旨，而你和秋雨也是两情相悦的。你虽然对不起张啸尘，但如果真的按你说的那样去做，对不起的就不仅仅是秋雨了。道理是这么简单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”

萧剑萍虽觉得她这几句话有点儿一针见血，但却句句在理，颇有点儿醍醐灌顶，恍然而悟的感觉，满脸不知所措地问道：

“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孟佳云长叹一声，说道：

“自古以来，都是男人三妻四妾，可没有听说过哪个女人娶了一大帮子男人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！”

萧剑萍思忖良久，突然醒悟似地说道：

“孟姑娘，你去爱张啸尘吧！”

说此一顿，又道：

“你漂亮、聪明，一定能博得他的欢心。”

孟佳云凄然一笑，说道：

“这并不是我爱不爱的问题。我即使占有了他的肉体，而他的心却在姑娘身上，这样的爱多乏味呀，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乐趣可言？！”

说罢，满脸黯然凄惶之色，秀目里泪光盈盈，一副无限伤楚的模样。

萧剑萍呆呆地看了她几眼，低声说道：

“天都快要亮了，孟姑娘，咱们安歇吧！”

说完话，就把孟佳云扶到床边，自己也回到木榻之上，闭目养神。

约摸过了两顿饭的时间，窗纸就被曙光染成了丹红之色。萧剑萍闭目养神一会儿，心随着曙光的透进，泛起层层波澜，她的脑海里忽闪着秋雨、张啸尘、孟佳云三个人的身影。

秋雨善良忠厚，高洁脱俗；张啸尘多情细腻，体贴入微；孟佳云聪明机智，不拘世俗。

秋雨和张啸尘都对自己一往情深，而自己却不能一身为二，服侍二人；孟佳云深爱着张啸尘，而张啸尘却并不爱她。

意念至此，萧剑萍心中一动，思忖道：

孟佳云多情温柔如水，激情燃烧似火，而又视世俗为粪土，不拘小节，她会不会也对秋雨有意……

萧剑萍想来想去，也理不出一个头绪。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孽，直若波光潋滟的湖光，骤然被狂风卷起滔滔白浪，冲撞着她的心扉，使她头昏目眩，心摇神荡，不知所措。

就在她百思不得其解之时，孟佳云的床上传来一阵悉悉索索之音。

萧剑萍定了定神，见孟佳云已经起身，自己也赶紧坐了起来。

萧剑萍抬头望了孟佳云一眼，不由“噫”了一声，仰起粉颈对孟佳云说道：

“看你眼眶黑黑的，准是没有休息好？”

孟佳云苦笑一声，说道：

“不要紧，待我们用过早饭后，就再出去找一找你的秋雨哥哥吧！”

吃过早饭，二人又到城内各处寻觅了一遍，仍不见秋雨的踪影。

这时已是正午时分，二人随便在路边酒店吃了一些东西，便双双向城外走去。

她们沿路查访，可疑之处都要进去看一看，不觉之间，来到了一大片茂密的丛林附近。

萧剑萍正欲收住步子，和孟佳云在林边小憩片刻。蓦然感觉到近处有一种异样的响声，警掠之间，但见树林中有一对男女正在鬼鬼祟祟地系裤带。

萧剑萍脸一红，正欲转过脸去，但见那女人身影似有些面熟，定睛一看，才认出正是昨夜在云中谷见到的那个淫荡少妇。

萧剑萍心中一动，拉着孟佳云就往回走。

孟佳云被她拉着一只手，走出二十多丈远才敛声向萧剑萍问道：

“你适才看见什么人了？”

萧剑萍低声说道：

“是昨晚上遇见的那个淫邪秽荡的少妇。”

孟佳云轻“哦”一声，说道：

“那我们就尾随着她，不要让她跑掉了。”

萧剑萍笑道：

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两个人绕着树林边走了一会儿，才转身向适才那两人所

待之处，蹑足掩形急扑过去。哪知林木依旧，却已人影毫无。

孟佳云叹息一声，说道：

“我们快去追吧，不要让他们跑掉了。”

萧剑萍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孟姑娘，请略等片刻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但见萧剑萍已跃至身前一棵杨树的梢上，向四周眺望。

萧剑萍一眼就发现，西北方有两个人，正如受惊兔子般往前急奔，立时纵落到地上，拉着孟佳就急掠而去。

孟佳云见萧剑萍纵上落下仅仅是眨眼之间，心中不由对她的轻功赞叹不已。

片刻工夫，二人就追上了那两人。萧剑萍刚刚松开孟佳云的手，正欲纵身掠起截住他们的去路，那两人陡地收住飞快的脚步，双双一个疾转，正好拦在二人面前。

萧剑萍一收莲足，稳稳地停了下来，孟佳云却险些扑在那女人的怀里。

孟佳云粉脸陡地涨红，急忙向后跃退一步，和萧剑萍同时打量着二人。

但见：一个是长着一副水蛇腰的妖里妖气的二十五六岁的媚态少妇；一个是年约二十一二，身体健壮如牛的青年汉子。

这时，那姓白的少妇冷冷地扫了二人一眼，把目光停在孟佳云脸上，挖苦地说道：

“人长得不错，可惜扑错了地方。”

略一停顿，淫荡地看了身边男子一眼，说道：

“应该往这里扑。”

言罢，还用纤指指了指那男子的怀里。

孟佳云被气得花枝乱颤，酥胸乱抖，刚欲发作。

萧剑萍用手拦住她，冷冷地扫了那白姓少妇一眼，强压怒火，问道：

“昨夜在云中谷，你不是想要找秋雨吗？只是不知芳驾是否已称心如愿？”

那姓白的少妇闻言，浑身激凌凌打了个冷颤，万没料到自己在云中谷的言谈，竟被人家隔墙偷听了去。

那少妇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萧剑萍几眼，故做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说道：

“姑娘是不是认错了人，你的话，我怎么一点儿也听不懂呀？”

萧剑萍鼻子里冷“哼”一声，讥讽地说道：

“你这副尊容即使是烧成了灰，我也认得。”

略一停顿，萧剑萍突上一步，冷冷地说道：

“你不是姓白吗？”

那姓白的少妇闻言一怔，继而淡淡地说道：

“姑娘有话好说，我白莲花的名字，在燕北一带，是很少有人不知的。”

说此略顿，杏目中突然暴射出两道冷冷的目光，紧紧地逼视着萧剑萍问道：

“姑娘尾随敝人，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萧剑萍淡淡地一笑，说道：

“本姑娘只是想问一问，那秋雨现在在哪里？”

白莲花冷笑一声，说道：

“他又不是我的心肝宝贝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萧剑萍再难抑止住心头的怒火，玉臂一抬，就向她脸部打去。

同时嘴里娇叱道：

“你再不干不净，我撕碎你的嘴巴！”

这一掌，萧剑萍是含怒出手，力道之猛，速度之快，都非常罕见。

那白莲花但觉一股霸道的掌风径向自己脸部劈来，立时吓得花容失色，急忙往横里闪避，虽然脸部躲过了厄难，而肩部却被掌风扫到了。

她顿感一阵巨痛，不觉“哎哟”大叫一声，身子踉踉跄跄地往前冲去。

那壮实汉子疾跃几步，才扶住了她几欲跌倒的身子。

白莲花定睛一看，但见自己的左肩有三道血淋淋的口子，鲜血正汨汨地往外流着；急忙抬手按了按伤口处的穴位，暂时将血止住，然后，冷冷地盯视了剑萍一眼，说道：

“姑娘这一掌真是快捷绝伦，一月之内，我定要讨还这笔血债。”

说此一顿，吐了几口香气，又道：

“姑娘芳名还未赐告，不知敌人是否有幸聆听？”

萧剑萍淡淡地说道：

“本姑娘萧剑萍，乃一无名小辈。日后你有什么教益，本姑娘一定会诚心领教，绝不令你乘兴而来，失望而归。”

白莲花闻言一怔，满脸惊愕地看着萧剑萍。

萧剑萍莲足一点，倏地欺身近前，那壮实汉子急忙用身体护住白莲花，同时喝道：

“你萧剑萍大名鼎鼎，怎会对一个受伤之人再下毒手，这样做，不怕损了你的名声吗？”

萧剑萍站在他的面前，不屑地说道：

“出手伤她，我怕玷污了我的手，适才仅是对她的轻薄略作惩戒。”

说此一顿，又道：

“本姑娘想问一下，那位秋雨目前正在何处？”

那壮实汉子正欲回答，白莲花冷冷地一笑，有气无力地启唇说道：

“我道是什么人，敢如此盛气凌人，恃技行凶，却原来是萧剑萍。我白莲花福分不浅，今天算是大开眼界。”

说此一顿，娇喘片刻，又继续说道：

“至于令师兄，敝人实在是没有看见。”

孟佳云始终在一旁沉默不语，这时候然开口向白莲花问道：

“你找秋雨公子干什么？”

白莲花“哦哦”两声，就闭住了香唇。

孟佳云嘴角边掠过一丝讥讽，说道：

“你再心存邪念，淫荡不羁，小心你陈尸荒野，香消玉碎。”

那壮实汉子狠狠地瞪了孟佳云一眼，才转脸对萧剑萍说道：

“我师姐实在不知秋雨公子身在何处，萧姑娘还是请到别处去寻找吧。”

说完，就扶着白莲花慢步向前走去。

二人等他们走后，孟佳云笑道：

“这种媚里媚气的小妖精，你如果不好好教训教训她，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人栽倒在她脚下。”

萧剑萍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我看她出言不逊，气极不过，才略施小惩。孟姑娘，我适才出手是不是太狠了？”

孟佳云斜睨了剑萍一眼，说道：

“对这种放荡之人，无所谓狠不狠。我适才不是说过吗，应该好好教训教训她，才能使她有所收敛，不敢任意妄为。”

说此一顿，仰首看了看天色，又道：

“我们先回客棧吧，休息一会儿，晚上我们再去一趟云中谷。”

此时，日薄西山，天出血；晚风萧瑟，人渐稀。二女加快脚步，向城中走去。

当夜，二人再探云中谷。

二人扑到昨夜灯火处，见那里一片死寂，敛息谛听一会儿，确定着实无人后，萧剑萍便和孟佳云蹑手蹑脚地把云中谷查了个遍，也没有看到云中子和无影风两人。

孟佳云低头沉思一会儿，敛声问道：

“云中谷既是华州总分堂，十之八九会有隐秘之地，你不知道在何处？”

萧剑萍想了一会儿，微微摇了摇头。

俄顷，又忽然抬起了头，对孟佳云低声道：

“云中谷后面，还有一处雅静小院，那是为接待总堂要人而专门修建的，我们去那里查看一番吧。”

孟佳云眼睛一亮，点了点头。

萧剑萍带着孟佳云穿台过榭，左拐右绕，来到那潭湖湖边，沿着潭水穿过那片小树林，就来到了一个月亮门前。

萧剑萍在门前停住脚步，附耳低语道：

“这里就是，你随着我不要乱动，我们到里边去看个究竟吧！”

孟佳云颌首微笑，二人施展出轻功，双双跃至墙头。萧剑萍定睛一看，但见那间书房灯火辉煌，人影摇动，不时传出几声大笑。

萧剑萍环视了一下四周，见四周寂静无人，就转脸对孟佳云低声说道：

“书房中很可能是几个武林高手，孟姑娘，你就暂时先藏在这里，待我先察看一番再说。”

孟佳云待她说完，芳唇一嘟，说道：

“在这里多没意思，我也要下去！”

萧剑萍略一沉思，便用羊脂玉手指了指房顶，孟佳云心领神会，高兴地点了点头。

当下二人鹤伏蛇行地游走至那间书房右侧，孟佳云莲足一点，纵上屋顶放风，萧剑萍则屏息蹑足，躬行到窗下，蹲身倾耳细听。

但闻一个宏亮的声音，说道：

“莲儿也忒大意了，那萧姑娘武功再高，也不至于一巴掌

把她打成那样。”

那宏亮的声音刚落，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，又接着说道：“师叔，你要不要替我师姐雪耻呢？”

那宏亮声音一阵“哈哈”大笑，继而说道：

“那姓萧的姑娘既然在华州，我当然要见识见识她的武学，看看她是三头还是六臂。”

萧剑萍但觉这人的内功造诣极深，忍不住用舌尖在窗纸上舔破一个小洞，定睛细看，但见里面坐着四个人。

上首一个，满脸胡须，脸黑如墨，身体奇壮，双目精光炯炯，显得十分威严，年纪大约在四十上下。

他身后站着剑萍白天曾经打过交道的那位男子，右边是一位五十开外尖嘴猴腮的和尚，左边坐着无影风，下首坐着云中子。

就在她慢慢地打量这四人之际，那个健壮如牛的男子开口说道：

“师叔，那萧剑萍武功十分了得，今天那一掌刚猛凌厉至极，你老可要小心呀。”

右边那个和尚微闭双目，说道：

“那位姓萧的姑娘并不认识你师姐，出手何以竟如此歹辣狠毒？”

那男子迟疑道：

“晚辈也不十分清楚，听萧姑娘说，好似师姐要去找她的师兄，是以才出手伤人。”

那和尚似是不满意他的回话，正欲开口再问，坐在一旁的无影风急忙开口说道：

“有一位叫秋雨的年轻人，日前跑到总堂惹事生非，出手伤人，被赶下山后，风闻他来了华州，总堂便令谕老朽查访他的行踪，凑巧白姑娘在寒舍，是以奉请白姑娘出门踩探他的行踪，想必其中有所误会……”

上首那人长眉一皱，问道：

“那秋雨是姓萧的什么人，她何以如是关心？”

无影风言道：

“听说是师兄妹也是夫妻。”

上首那黑脸汉子闻言一阵“哈哈”大笑，目光中淫意涟涟地说道：

“这就难怪了，想必她是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萧剑萍蓦然听到屋顶上有一声轻响，正欲向后跃退，纵上屋顶查看之时，屋内灯火陡地被吹灭了。

紧接着，从屋里纵出几条人影，纷纷向屋顶扑去。

就在这几人熄灭灯火之时，萧剑萍莲足疾点，就地跃起两丈多高，稳稳地落在屋顶之上，站在了孟佳云面前。

待那几个人跃到房顶上时，萧剑萍已蓄势凝神，做好了拼杀准备。

那瘦猴和尚纵出门时，但见眼前一道白光闪过，待他纵上房顶，不觉大吃一惊。

但见那白衣人正满脸含煞地望着自己，立时暗中戒备，小眼中逼出两道炯炯目光，一眨也不眨地盯视着萧剑萍。

这时，那黑脸汉子和无影风、云中子及身壮如牛的男子先后都纵上了屋顶。

无影风和云中子定睛一看，见是萧剑萍，不由浑身哆嗦

了一下，怔了半天，无影风略带颤音地说道：

“不知萧姑娘芳驾莅临，老夫有失远迎，失礼之处还望多多见谅。”

萧剑萍的厉害无影风早就领教过了，是以一见着她就浑身发毛，心惊胆颤。

那瘦脸和尚和肤色漆黑如墨的汉子闻言，鼻子里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满脸不屑之状。

萧剑萍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深夜冒昧造访，不是之处，请多多海涵。”

孟佳云适才不慎碰到了一块活动的瓦片，是以弄出点儿声响，这时，她见几个人把精力都集中到了萧剑萍身上，便欲隐藏在脊顶阴影之处。

孟佳云是自作聪明，那和尚早就注意到她了，见她要躲藏起来，急忙向她纵去。

萧剑萍一语刚毕，见和尚向自己身后跃去，身子一侧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孟佳云眼珠转了几转，她怕身在虎口，时间长了，危险就会越来越大，心念一动，立时斜上一步，站在剑萍身侧，打量了那和尚一眼，娇笑道：

“不知前辈有何吩咐，小女子愿洗耳恭听。”

那瘦脸和尚尚未答话，黑脸汉子纵声笑道：

“姑娘和萧大侠既是联袂芳临云中谷，想必有什么赐教，屋顶有诸多不便，不如到院中平坦之处再恭听教诲如何？”

萧剑萍淡淡一笑，说道：

“前辈既如是说，小女子从命就是。”

那黑脸汉子一挥手，几个人先后纵落院中。

萧剑萍和孟佳云随后也双双飞落下去，在几个人身前一丈之处稳住了双脚。

无影风静了静神，冷漠地问道：

“萧姑娘有何赐教？老朽洗耳恭听就是。”

萧剑萍扫了他一眼，说道：

“那秋雨公子，不知堂主查访出来他的行踪没有？”

无影风虽然惧怕萧剑萍，但仗恃那黑脸汉子和瘦脸和尚在为自己撑腰，是以狗仗人势似地冷笑一声，开口说道：

“查访出来你又能怎样？”

萧剑萍未料到无影风竟敢如此顶撞她，冷冷地瞪了他一眼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

“那就麻烦堂主头前带路，领我们前去见他。”

话一出口，萧剑萍双足疾点，人如离弦之矢般欺近他的身前，伸手就扣住了他的手腕要穴，立时把他的身子向前一带，捷如风飘似地退回到适才站立之处。

那无影风虽然不是武林中顶尖高手，但武功也是十分了得，却毫无反抗地被萧剑萍扣住了腕穴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

黑脸汉子和瘦脸和尚只觉眼前白光一闪，待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，不由吓得目瞪口呆，怔了有顷，才双双纵起向萧剑萍猛扑过来。

黑脸汉子右掌斜劈萧剑萍的右肋，左掌并指如戟，径戳她的右臂“天府”穴，意欲救出无影风。

那瘦脸和尚则十指箕张，如十把钢刀般径向萧剑萍胸前抓去。